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措字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潛遁篇第二十三

妖怪篇第二十四

潛遁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聖賢應世影顯無方所止之國
莫非利益俗士封其吉凶上智悟其
善惡正心而俟則與天同量矣昔晉
武之世有天竺耆域宋武之初有盃
城杯度並顯示徵瑞昭晤眠俗齊梁
之有沙門保誌者始現於永明之初
晦智若狂體同濁塵而藏往知來每
中靈驗動咨發辭鮮有遺榮無響
起所在如雲跡拘塵岵袖游冥夜水
火不能燋溺蛇虎不能侵毒雖復限
以九陽身終無凝語其佛理則層閩
以上談其隱淪則道仙高士世有可
言故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惡應
之可謂聯芳日月奕於金石者矣無
墟之福務鈞一己焉

引證部第二

如生經云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
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
官御府織見帑藏中奇寶好物即共
議言吾織作勤苦藏物多少寧可共
取用解貧乏何夜人定鑿作地窟盜
取官物不可稱數明監藏者覺物減
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
知聞舅甥盜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
後日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
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
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
舅今年尊體羸氣力少若爲守者所得
不能自脫我力强盛當濟挽舅舅適
入窟爲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
捉不制畏明識之輒截舅頭出窟持
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輿
出其屍置四交路若有對哭取死屍
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人
馬塡噎塞路奔突其間賊射束載兩車
薪置其屍上守者啓王王詔伺若
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教童執
炬舞戲人衆擾閙以火投薪薪燃熾
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

闍維更擡棺何其來取骨則是元首
甥又竟之兼煖釀酒特令醇厚詣守
備者微而沽之達守者連昔飢渴見
酒甕欲飲酒過多皆共醉臥酒瓶盛
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
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其賊姦無更
當設譎王即出女莊嚴寶飾安立房
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
有利色來趣女者逆抱捉喚令人收
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
順流下唱噭奔隱守者驚趣謂有異
人但見株杌如是連昔數數不復守
者睡眠甥即乘株到女房室女則執
衣甥告女曰用爲牽衣可捉我臂甥
素凶黠預持死人臂以用授女便放
衣捉臂而大攝噭遲守者醒甥得脫
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
步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
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
周遍國中有人見鳴便縛送來抱兒
終日無就鳴者甥爲餅師住餅鑪下
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鑪下市餅
餔見甥見兒鳴其以白王王又詔曰

法苑珠林第三十二　第四張

何不縛送乳母荅曰小兒飢啼餅師
授餅因而鳴之不識是賊何因白之
王又使母更抱兒出見近兒者便縛
將來蝎沽美酒呼母伺者勸酒醉眠
便盜兒去醒寤失兒具以啓王王又
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既不得賊
復亡失兒蝎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
國王占謝荅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
輙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
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女
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
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其國王女
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自以為子
遣使求彼王女王即可之即遣使者
欲迎王女勅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
嚴整蝎為賊臣蝎懷恐懼若到彼
國王必覺我見執不疑便啓其王若
王見遣當令人馬衣服鞍勒一無差
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
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蝎在其
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
公騎中弟執蝎出尒為是非前後方
便捕伺亘得稽首荅曰實尒是也王

曰甥之聰黠天下無雙[illegible]鄉之所願以[illegible]
娶配之得爲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
尒時外甥者則吾身是外國王者舍
利弗是其舅者今調達是女婦者
輸頭檀王是婦母者摩耶夫人是其
婦者拘夷是其子者羅雲是佛說是
時莫不歡喜
又智度論云菩薩思惟觀空無常相
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諸結譬如國
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
言取無脂肥羊來若不得者當與
汝罪大臣有智繫一大羊以草穀好
養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雖得養肥
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
無脂王問云何得尒荅以上事菩薩
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結脂消
諸功德肉肥
又賢愚經云尒時摩竭國中有一長
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甚可愛敬其
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
喜因瑞立號名曰象護兒漸長大象
亦隨大既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
止常不相離若意不用便住在內象

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緣庫藏實
滿象護長大常騎東西遲疾隨意甚
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意看象護父
子乘象在門王聽乘象入內下象拜
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粗略談論須
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在
此莫將出耶象護感然奉教留之空
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沒於地踊在門
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處去見善提
佛出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閑思
惟其金象者常在國前舍衛國人聞
有金象競集觀之憒鬧不靜妨廢行
道時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
此致煩還之令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
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不用汝
如是至三象當滅去爾時象護奉教
語之是時金象即入地中佛告比丘
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去迦葉佛時
人壽二萬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
有菩薩本從兜率天乘下入胎象彼
時象身有少剝破時有一人見破治
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常處尊貴財
用無乏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

命下生世間常在尊貴每有金象隨
時衛護尒時治象人者今象護是由
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
故今值我得道
又雜寶藏經云昔難陁王聰明博通
事無不錄以己所知謂無訓敵群臣
無對時諸臣等即白王言有比丘名
那伽斯那聰明絕倫今在山中王欲試
之即使人責一瓶蘇湛然盈滿王意
以為我智滿足誰加於我斯那獲蘇
蘇中蘇亦不溢尋遣歸王王既獲已
即解其意於弟子中斂鍼五百用刺
即知其意尋遣使請斯那即趣遂入
宮中王與麤食食三五匙便言已足後
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
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答言我向
足麤未足於細即語王言今者殿上
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即與人充塞
遍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欲上殿
諸人畏故盡皆攝腹其中轉寬乃容
多人斯那尒時即語王言麤飯如民
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
問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

二俱得道王復問言若二俱得道何
用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二千餘
里若遣少健乘馬賚粮捉器仗得
速達不王答言得若遣老人乘瘦
馬復無粮食爲可達不王言縱令賚
粮由恐不達況無粮也斯那答言出
家得道喻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
人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體是一何
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
則日短斯那答言須彌山有上下道
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于
金山故長而暑熱日於冬時行於下
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極寒也

頌曰

潛道巧變　善弄冥馳　偉哉仁智
宜捕推移　羊肥無脂　象護天隨
福應所感　冥運投機　靜也沖默
動也神輝　綿綿遠御　亹亹長菲
崇反元象　光潛影離　隱顯叵測
眞僞難知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西晉沙門劉薩何　西晉沙門杯度
西晉沙門竺佛圖澄　西晉沙門釋道進

宋沙門釋曇始 [illegible]
宋沙門釋[illegible]
宋沙門釋邵碩
宋沙門釋[illegible]
齊帝高洋
齊沙門釋[illegible]
梁沙門釋保誌
吳居士徐光
搜神雜傳地仙寺記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
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
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
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
莊麗備盡諸飾初何在俗不異於凡
常懷殺害全不奉法何因患死却蘇曰
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
苦念汝無知且放今活雒下齊城丹陽
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
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士俗無佛承
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
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
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
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
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
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
仰之敬如佛想然表異迹生信逾隆
皆在高塔為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

沈隱曰（法苑珠林第五）從蘭出初不（[illegible]）寧合（[illegible]）故俗名為（大統）
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蘭也以從蘭宿
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
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
極嚴土俗乞願華香不一每年正月
輿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
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
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
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
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亦
以為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
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
自解故黃河左右磁隰嵐石丹延綏
銀八州之地無不奉敬皆有行事如
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
剎繫以蠶繭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
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
訖西趣涼州番禾御谷禮山出像行
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磧而卒形骨小
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
彼俗有災障者就磧覓之得以凶
不得吉長有人見既不得就左側觀
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

法苑珠林第三十一　第十一張　丈

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西晉杯度沙門不知何許人出自冀
州年可七十許隱匿姓字不甚修行
時人未重也嘗寄宿一家家有金像
杯度晨興輒持而去主人策馬追之
度自徐行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
杯以過孟津因號曰杯度後在彭城
人每見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處
所在擔一蘆簟行止自隨或於凝雪
之辰叩氷盥浴膚色暉然不以寒悴
義熙中暫在廣陵刺史沛國劉蕃書
聞其名因人要來猶擔此簟使人舉
視重不能勝蕃自起看正有敗納袈
耳度辭去一手擎簟若提鴻毛永嘉
初中卒羅什聞度在彭城嘆曰我與
此子戲別已數百年矣於時乃瘖什
亦神人也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
歲人左脇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
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
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
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善
至永嘉游鄴下時石勒屯兵河北

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進
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
佛滅虐省刑故中州免者十而八九
勒與劉曜相拒攜隱以問澄澄曰可
生擒耳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見之
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知掌所
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
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
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
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賜以
輿輦入出乘馬所有祥感其相極多
略而不述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
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
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
虎死遂有舞閔之亂塟於鄴西二六
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開棺唯
見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
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
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
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西晉鄴中有佛圖澄弟子名道進學
通內外爲石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
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

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徼然而臥
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
地湧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亞夫而
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
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
衣禹造伯成魏軾干木漢美周黨管
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
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
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
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
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輒還其所止
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醜
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輒命有懸矣從
秦州兵亂輒弟子以牛負輒西奔軍
進擒并為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
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
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
都之
宋偽魏長安有釋曇始關中人自出
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
賫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
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
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是白

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
稱白足和上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
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
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
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
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
奴赫連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
殺始於是潛遁山澤脩頭陁之行後
拓跋燾復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
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
偽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
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
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
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
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
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
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
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
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
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
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
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
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餧之

虎咆浩伏終不敢近試以天竊近搖虎
輒鳴吼毒始知佛化尊高舊者所又
能及即延始上殿禮是二下海其信
夫始爲說法明辯因果慕大生悔懼
遂廣福疾崖存兄二人次發惡病壽
必過由於彼等是誅夷二家門族都
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識寧三平孫
諸經往方大弘佛法藏迄于今始終
不知所終
宋高昌有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
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
所師明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
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
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
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即爲設食唯聞
匙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
以一鉢遺進進即以爲嚫朗云衆僧
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鉢者就進
取鉢進即與之諮常執者皆云不
取方知是先聖人羅漢取也至魏虜
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
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
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

待以聖禮後終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屍之日兩
肩涌泉直上干天衆歎希有收骨起
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得此事
宋岷山通靈寺有沙門邵碩者本姓
邵名碩始康國人形貌似狂而深敬佛
法以宋初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
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賑地言人家
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此時人
咸以此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
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令曰郫縣
亦見碩作師子乃悟分身也刺史
蕭惠開及劉孟明等並悲事之後
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
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
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矣
除鞭格得刺史王信而除之及孟明
卒仲玉果行刑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
一日卒於岷山通靈寺臨亡語道人法
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屐著腳既而依
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
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
在市中一腳著屐漫語云小子無宜
適失我屐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

彌荅云近送屍時捕懼右脚一履一不
得好婆送夫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
後竟不知所終
宋江陵琵琶寺有釋慧安未詳何許
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
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
輒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
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
迹常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
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
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
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
與君別須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華布
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
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
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
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
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
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
氣絶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
臥岸側夜見火焰從身而出商人怪
懼就往視之已氣絶矣商人行至湘
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

後至陸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
其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洎曰此得道
之人入火光三昧也
齊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爲奴所害洋襲其
位代爲相國魏將曆窮洋禁擅於南
郊登遐大橫大吉漢文卦也乃鑄金
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
即受其禪爲太宰也凡所行履不測
其愚智委政僕射揚遵彥帝大起佛
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
絶騎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
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群羅刹在後於
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
悉除不得入市帝常坐禪竟日不出
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
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日向寺取
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
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彌
迎曰高洋駱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
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尒
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嫗讀

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
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拾身癡人不解
語忽謂帝曰我去今後來是夜癡人
死帝尋崩於晋陽
唐荊州有釋僧慧娃劉不知何許人
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在陟屺寺
請以屈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
不老卑止趣尒無甚威儀往至病人
家若顰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
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之
意慧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逈以
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岸
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㬚
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驗覆方知
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過保誌
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
荊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
报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
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
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
於江陵長沙寺
梁京師有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
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

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
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
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
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
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
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
讖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
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
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
有兩輿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
齊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
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
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
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
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閽吏
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
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
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
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
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
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
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
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又時就人求生

魚鱠人爲辭竟飯飽乃吐還視盆中
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
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
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注疏
云胡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
還宅誌云胡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
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
誌誌書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
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
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
竊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
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
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
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
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
梁鄱陽忠烈王常屈誌來第會忽令
覓荊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
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
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
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
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
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

濡蛇虎不能使懼語其佛理則聲聞
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士豈得以
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二至
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
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
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言云誌
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白官應得
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上即
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
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
大降高下皆足上常問誌云弟子煩
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
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
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
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
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禁者以為
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
於華林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
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
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
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
沒類皆如此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
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

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
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二年冬於臺
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
疾而終屍體香軟形貌怡悅臨終
一燭以付後閤門舍人吳慶慶即啓聞
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
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
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
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
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
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
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
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
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illegible]
徐光在吳世常行幻術於市鄽間種
瓜菜橘栗立得食之而市肆賣者皆
已耗失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
孫琳門褰裳而趨左右唾之或問其故
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聞而殺
之斬其首無血及琳廢幼帝更立景
帝將拜將陵有大飄風如塵從空中
撲琳車上車爲之傾頓顧見徐光在
松樹上撫手指揮嗤笑之琳問左右

無見者財惡之餓而景帝誅其兄弟
四人一旦爲我 出家修志
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陽楚國
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
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然見生於李
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
或云是天之魂精靈之屬或云其母
懷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
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言其母
夫老子氏毋家或老子毋適到李樹
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言指李樹曰以
此爲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令
尹喜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
怪故吉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皆不
然也今案九變及先生十二化經老
子未出關時國以名聃矣老子數易
名字非但聃而已所以介者案九宮
三五經及元辰經人生各有厄會到
時易其名字以隨生氣之音則可以
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
在周乃二百餘年二百餘年之中必
有厄會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
殷時當祖諱鑿帝顓頊之玄孫至殷

之末世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

[illegible]

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其壽以為大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服氣數十乃以起行言笑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身頭面九竅五藏四支至毛髮皆令其在覺其氣運行體中起於鼻口下達十指王自詣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皆受以恤貧賤者略無所留又有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形方年二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婇女具受諸要法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欲殺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三百二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後得鄭女妖婬王失道而殂落俗間

相傳言彭祖之道不教人者由於王
業之故也彭祖去殺時年七百歲非
壽終也 右此三驗出神仙傳
漢時雒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
婦人欲殺夫謂夫膭膭曰未嘗見此
穴夫自送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
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顛墜
恍忽良久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
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崎嶇
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
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粇
米香啖之芬美即裹而為粮復尋以
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廣
食所齎盡便入一都城郭修整宮館
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為飾雖無
日月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
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
令前去凡過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者
飢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圍
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
人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啖即得療
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云君
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間人便

復隨衆出交州還雒問華以所得物
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
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舘大夫羊
為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
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此人還往
七八年間
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
台山迷不得返經十三日粮乏盡飢餒
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永
無登路攀緣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數
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
盥漱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
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糝便共沒水
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邊
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
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
晨肇既不識之二女便呼其姓如似
有舊相見而悉問來何晚因要還家
皆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
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
牀頭各有十侍婢勑云劉阮二郎經
涉山岨向雖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
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

食畢行酒有一羣女來各持五三桃
子笑而言賀汝壻來酒酣作樂一至暮
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
令人忘憂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
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
女曰罪牽君當可如何遂呼前來女
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
指示還路旣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
無復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
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
不知何所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
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
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
甚遲原絶力逐不及行數里至一穴
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牆
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櫳戶可有數
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
撫琴瑟或執博棊至北閣有三間屋
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
此青犬所致妙音壻也一人留一人
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眞夫人白
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

婦既暮引原入內內有南向堂堂前[illegible]
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究究
中有光照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
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
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隔本非
久勢至明日解珮分袂臨階涕泗從
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
旦可修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
情念恍忽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
車髣髴若飛[illegible]
述異記曰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
廣不盈尺俯眄杳無底咸康中江州
刺史庾亮迎吳猛猛將弟子登山游
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
玉杯承甘露與猛猛徧與弟子又進
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琳琅
焜耀輝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
名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
膏終日
又述異記曰獨角者邑郡江人也年
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
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
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

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
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
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
孫歡讌數日輒去
穀城鄉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
而復生時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
非一而卒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卒
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
上山求祠之但見卒衣杖革帶後數
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康王舍人行
涓彭之術浮游冀州碭郡間二百餘
年後復時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
子期曰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
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旦
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
寇先宋人也以釣爲業居睢水傍百
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
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
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
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
之右三驗出搜神異記
妖怪篇第二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此有二部

妖怪者干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昇降化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此是俗情之近見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徵變乃是衆生循業之辨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相會物理必然故有斯徵未足可怪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居陀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時間閻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粮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備諸船舶僱得五船師求覓珍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舫至羅剎國其國多有羅剎之女欲到彼國大風飄搏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剎女聞彼

大海有船破壞羅剎女等即往救接
一時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
自娛歡喜踊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
置一鐵城既安置已變化本形令
彼端正可喜過人十不及天開天香
湯澡浴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瓔珞莊
嚴妙華天冠懸以寶鈴捷疾走行詣
商人所語諸人言是諸聖子莫有愁
也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臂來過
汝腕來是時商人窮極護命恐怖畏
死遂於彼所起實妄想與其手臂時
羅剎女度諸商人慈言悲懇從何處
來可為我夫憐愍我等為我作主我
等無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我等憂
愁煩惱為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承
事不令斷失尒時商人咸共惻愴舉
聲啼哭各吐熱氣共相慰喻迭互安
心詣羅剎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
有一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樹林華
菓枝葉扶疏諸鳥游集如是無量種
有雜華池沼華鳥滿中觀者欣悅能
滅憂煩其羅剎城四壁潔白狀如珂
雪又如冰山其城在地若遙觀者乃

見彼城如白雲隊從地涌出其城莊 佛行卅三
飾如經具述尒時諸羅剎女將諸商
人向彼城已敎脫舊衣以諸香湯沐浴
身體令坐種種妙勝之座以五欲具
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而作經於
久時受大快樂後時諸羅剎女等告
諸商人善哉聖子是城南面不得從
彼出向其處有一商人智慧深細聰
明利見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
故不聽南過我應伺諸女睡臥之時
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善惡之事
尒時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諸羅剎
女等臥睡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
聲即執刀從家而出尋逐意趣漸漸前
進至於少地見一微徑思惟之所無有
草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發喚聲
狀如嗷喚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
已身毛皆豎默然而住良久端定還
詣彼道漸進其路見一鐵城其城高
峻聲出之處詣城巡行而不見門到
於北面見有一樹名曰合歡近城而
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
斯樹已即上其樹觀看城內見彼城

中多有人死百有餘數或有死者已
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飢
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觔骨眼
目陷如井衣呈遮閉在地頭髮蓬
亂塵土坌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
噉食之以是因緣作大叫喚如閻羅
王所居之處見諸衆生受大苦惱是
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即以手
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
樹枝葉互相掌觸而有聲出尒時受
苦諸人聞是聲已仰觀城上見彼商
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耶為
天為龍為夜叉為帝釋為大梵王等
耶在於厄難憐愍我輩來至此救
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輩合十指掌頭
頂遥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作如是
白善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
之所耶尒時商主從彼苦人聞是語
已慘快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
是語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乃至
非大梵天也但我等從閻浮提與
生至此為求財故入於大海我等將欲
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船舶破散值諸

婦女來至我邊猶拔我等從今已來
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樂我今云何
能捨如是善是時商主復問言汝諸
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苦彼善人等
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復
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給被一至此岸
亦遭羅剎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至此
鐵城中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
十人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苦被
華和合生諸男女彼羅剎女語言彼
妙甚齊婉媚但彼女等貪人肉故共
生男女悉遭食盡彼諸人輩拕當共
彼受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數
心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
有方便得脫離不彼即報言有一方
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為說彼
善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入會是大善
樂日月曆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
名雞尸驎形貌端正見者樂觀名如
訶見其頸細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
彼所行處乃有粳米自然擣揄甚大
鮮白香美是彼馬所食食是米已
來詣海岸高現半身口出人言作

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若水如是三說
我今當令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
是馬者即得免難唯有此事更無餘
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湍此言商
主復問汝等頗曾見馬王不汝若見
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汝初從誰聞
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
是聲而有信者尋虛空聲詣於北道
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復
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刹女是故如此
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言汝等
去來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
我欲上城城即增長搖地欲出其孔
還合我等是處無解脫期我輩必為
羅刹女食何當得見彼親眷屬汝等
人輩慎莫放逸隨意所去速詣父母
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心意
和合我等本生某處某城某邑善哉
汝等若至彼處為我等輩問評父母
諸親朋友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
後時更莫發心向彼大海何以故大
海為有諸恐怖但在彼處隨宜活命
得共父母妻子眷屬不復分離能行

[illegible]

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戒是等之

是時商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即

下樹時彼諸人一時發聲號哭

嗚呼極苦閻浮提內彼妙之地何當見

若本知是厄處寧住在彼[illegible]

用為活命不為求財而來此也尒時

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

諸羅剎女猶故睡眠商主尒時還即

眠臥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令彼

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輒出言是即

漏泄若其漏泄羅剎諸女恐將我等

至厄難處我之此語應須隱默乃至

四月臨當御會馬王來日乃告彼等

所以者何昔有偈說

凡於知識處　輕陳心實者

其事當漏泄　聞者各各傳

是以應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輕不漏其言

尒時商主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歡樂

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

愼莫放逸一戀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

飯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

我今審語時諸商人聞商主說猶如

師子在於林忽大哮吼有諸凡獸
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
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
時彼商人過彼日已遂至夜內見彼
羅剎一切諸女執著睡眠安隱而臥
私竊盜竊從臥牀起咸共詣彼期處
詣彼處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見
之者願為我說尒時商主即告彼等
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白商
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當宜可速至
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隱得達閻浮
提內本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
所尒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
人音聲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鹹水彼
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令到彼岸時
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踊躍
身毛皆竪合十指掌而禮馬王作如
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彼岸
願將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尒時
馬王告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剎女
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於汝慈悲
哀哭哭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
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

背上必當墮落爲彼羅剎之所噉食
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
女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
於是時安隱將送達到彼岸作是
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我身分
脚延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命諸
馬王負彼商人坐其鬃鬣飛騰空裏
行疾如風今時彼諸羅剎女等聞彼
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
忽從睡覺覓彼商人悉皆不見處處
觀看乃遙見商人乘馬王上乘空而
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趣至
於海岸發聲啼哭或號或啼作大苦
惱各作是言汝諸聖子今者捨我欲
何所去今我無主汝是我主汝等於
先皆在海難大恐怖中我等度汝唯
願汝等與我爲夫汝等今者捨背於
我欲詣何所無恩無義何故相棄若
有過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去不作諸
惡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
去時羅剎女雖作如是慈愍言語雞
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乃至得
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諸屯並於處

云何時難尸馬王豈異人乎即我身
是五百人中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
利弗是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删闍
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
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
難處救其厄難達到彼岸今者還復
至删闍耶邪見之處舍利弗化已將
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
脫度生死海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
生尊重恭敬之心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五道人俱行
逢雪過一神祠中宿舍中有鬼神像
彫國人所奉客四人言今夕大寒可
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事
不可敗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啾
食人自相與語言止嘬彼一人一人畏
我餘四人惡不可犯放之其不敢破
者夜聞鬼語起呼伴去餘四人言何
不破像用炊然乎便取燒之啾人鬼
怕即奔走去夫人學道亦復如是常
須堅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誤損人
也故雜摩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
其便也又菩薩處胎經云尒時世尊

[illegible]淨菩薩曰一生補處菩薩以權
方便在卑賤家生欲得示現除無明
結十月在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父
母親見謂為是鬼捐棄曠野不使人
見其後數日母復懷娠具滿十月生
一男兒端正姝妙世之希有晝生夜死
父母號哭推胷向天山神樹神何不
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捐棄曠野
今生一子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復
晝生夜死心肝斷絕當復柰何復經
數月母漸懷娠十月具滿生一男兒
三頭八脚四眼八臂觀者毛竪父母
眷屬捨而欲去菩薩權現令不得去
父母問曰為是天耶為是龍鬼神耶
爾時所生兒即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須倫迦樓羅
為母除愚闇　權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頭八手脚
何為捨我去　經向地獄門
菩薩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今我還復體　現本端正光

法苑珠林第二十

守戒不失願
前後捨身命
衆生病非一
趣使入道除
諸天受福樂
不違聖教樂

頌曰

求寶失舟濟
幻媚多方趣
假接度海難
自非馬王負

感應緣 略引二十驗

東陽留寵為蛊怪
魯昭公為龍怪
漢惠帝為龍怪
漢武帝為蛇怪
漢桓帝為蛇怪
晉太康中為魚怪
漢成帝為鼠怪
漢景帝為犬怪
漢章帝為魋怪
賈誼為鵩鳥怪
安陽城有亭廟怪

第四十五

託生父母家 [illegible]經
其數如微塵
捉將甘露藥
不令入邪徑
甘露除病藥
解脫涅槃樂

飄浮思救形
妖魅誑人情
虛發親愛聲
危苦詐安寧

東越閩中有蛇怪
中山王周南有鼠怪
桂陽張遼有樹怪
南陽宋大賢有亭怪
吳時廬陵郡亭中有鬼怪
建安中東郡界有老公怪
晉時有老狸作人父怪
晉南京為巢殿屋怪
晉時有狸作人婦怪
晉時有狸作人女產兒怪
晉時張春女邪魅怪
宋時梁道修宅內鬼魅怪
西方山中有人食蝦蟹怪
宋時王家作壟斷有村怪
唐時逆人張亮有霹靂怪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始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為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為徐龍所殺

魯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

闕其邑中也
漢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
蘭陵庭東里溫陵井中京房易傳曰
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行刑甚惡
黑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
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
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
起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現德陽殿上雒陽
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
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
武庫兵府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
又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
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之初
誅太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為庶
人也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晉后專
制譖殺太子尋亦廢故十年之間母
后之難再興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
曰妖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應
漢成帝律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
鼠銜黃蘗栢葉上民塚栢及榆樹上
為巢桐栢為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

數升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大起風盜
竊小獸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
木象賊人將居貴顯之象也桐柏衛
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
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
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
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犬與豕交時
趙王遂與六國共反外結匈奴以為援
五行志以為趙王昏亂豕類外交之異
匈奴犬豕之類也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
衆魅令自縛見其形其縣人有婦為
魅所疾侯為劾之時大蛇數丈死於
門外樹樹有精人止者死鳥過者墜
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
丈懸死其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
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
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
能此小怪可帝偽使人為之侯劾三
人三人登時著地無氣帝驚曰非魅
也朕相試耳即使便解之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

鵬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
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
誼忌之故作鵬鳥賦齊死生而等禍
福以致命定志焉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
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
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
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廟舍乃端坐
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皁
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
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
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暗嗟而去
須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
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
如前復暗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
詣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
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
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
赤冠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
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
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
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
提索函來吾與卿取魅乃掘昨夜應

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長數尺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豬凡殺
三物乎毒遂靜永無災橫也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
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
俗常懼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
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
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
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
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
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齧
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爾時預
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
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
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
男雖有如無女無提縈濟父母之功
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
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
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
潛行不可禁止乃往告貴請好劍及
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
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麨灌之以置
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

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
就嚙咋寄從後斫蛇得瘡痛急因踊
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
悉舉出乃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
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
王聞之娉寄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
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冶無復妖
邪之怪其歌謠曰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
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尔以某
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
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
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
穴斯須復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
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
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
取視俱如常鼠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昇高居鄢陵
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六畝枝葉扶
疎蟠地不生穀草遣客斫之斧數下
樹大流血出客驚怖歸白昇高昇高
怒曰老樹汁赤此等何怪因自斫之
血大流出昇高更斫枝有一空處白

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趕舁昌异謁
以刀逆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
皆驚惶伏地舁高神虛恬然如舊
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
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樹年
中昇高作宣司空御史兗州刺史
南陽宋名大時西郭有一亭不可止
止則有人大賢以正道不可干上樓
夜鼓琴而已不設兵仗至於夜半時有
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
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
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行小
執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
甚佳吾暮臥無枕正當得此鬼復去
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
善語未竟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
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
老狐也自此亭舍更無妖怖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
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時丹
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
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止應不聽譴
盡遣所將人還外止宿應唯持一口

大刀臥至三更中聞有叩閤者遙
問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
而去經須臾閒復有叩閤者曰
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皂衣後
應諷是人了無疑也迺復叩閤言是
部郡府君詣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
又府君部郡不應同行知是鬼魅持
刀迎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
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
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
下座走出之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
之所傷數下去其處已還臥達曙將人
往尋見有血跡追之皆得云稱府君
者是老狐魅云部郡者是老貍魅自
後遂絕永無妖怪
建安中東郡界家有怪者無故盆器
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焉盤案在前
忽然便失之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
甚厭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
中藏戶閒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
便閉戶周旋室中更無所見爲闇但
以杖撾地良久於室隅閒有所中呼
曰痛痛冥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

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欲類 [illegible]
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上得其家人
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
復更失之聞在陳留界復作㚢怪如
此時人猶以爲此公羽也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作時
見父來罵詈打拍之兒歸以告母母
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
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
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
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語家二兒已
得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遂積年
不覺見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
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
出以語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
大老狸入牀下遂得之往所殺者乃
眞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
忿懊亦死 右二十八驗出搜神記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新
林青陵昔晉咸安二年簡文皇帝起
造本名新林寺晴曆陽郡烏江寺尼
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福世傳爲聖慶
咸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使常筮人

古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鉤伏此
怪即遣使至烏江迎聖慶問些吉凶
慶曰修德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障
帝乃律僧七日禮懺精勤法僧未終
忽有群烏遷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
加敬信因爲聖慶起此寺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
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庵晝夜不
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
孝子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
睡乃是一鯉抱一烏雛孝因打殺擲
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
以寄宿今爲何在孝云止有一鯉即
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
鯉鯉令何在因共至坑視鯉已成婦人
男子因縛孝付官應償死乃謂令曰
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復來
借殺孝令因問獵孝能別犬令不答云
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
鯉則射殺之婦人已還成鯉
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淨子務年少
黎白從容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
姿容務悅之因訪問二情既和將入

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克
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婿如君死
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
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翁母翁母亦懸
許之女因勑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
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
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
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犬
徑突入齧婦及兒並成貍絹帛金銀並
是草及死人骨
晉永和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嫁
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
乘云不樂嫁女家事俗巫云是邪魅
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
宋時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
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
有異光仍閫壁籬落令婢子松羅往
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
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過溫
居仍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是毛持
纔發稍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
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擲令
人刺中其髀墮地尋沒經日反從屋

上鼓行就婢乞食圃飯援之頓進二 [illegible]
升數日衆鬼輝至醜惡不可稱論拉
羅林障塵石飛揚晝夜不息婢採蔬
路邊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
株蔣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
何以帶擀織汙答曰眞汙者錢財之
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須之清果
爲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塵毒旣久
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疊讀祝文諸鬼
楠櫂或踰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
都絶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
器械人衆數萬一人戴幘送書廣紙
有七十許字筆迹婉媚遠擬羲獻又
歌云登阿儂孔雀樓遙聞鳳皇鼓下
我郡山頭鳥歸見梁魯鬼有校操操
哭溢荅吊不異世人鬼傳教會乞拉
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牋
以吊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含復
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剎
問君消息尋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
奉使廣煌憶見此僧清家有婢産恭
此便斷
瑯耶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

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爲妾 蒙錄卷三十一 [illegible] 猶 不全
謝元嘉八年病終王大基在會稽假
寧康東尚旣空反虛見靈入屋帶
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哭聲曰何不
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聘之云非
爲永甚故不具儀耳 右[illegible]出異苑
周仲尼謂季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
怪夔蝄蜽 韋昭注曰木石謂山也夔一足越 人謂之山魈或言獨足蝄蜽山精
好學人聲而 迷惑人也
右出國語史記曰秦始皇云山鬼不
過知一歲事也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
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
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
食蟹名曰山魈其音自嗷人常以竹
著火中烞熚 上音朴 下音畢 而山魈皆驚犯之
令人寒熱 此雖人形亦鬼魅類 所在山中皆有之 右出神異
經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
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
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
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斷中
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晨視所見

如初王聞此村妖異乃取內經龍中
舉頭指歸去至家當夜動然之來至
家三里聞籠中伴伴動轉懼見向村
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
王曰我姓瞿曇此日實入求破君壁
斷入斷食經相召已令望君見怒開
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
大得讎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
應死此物懼潮寺請乞放王迴頭不
應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
不已王遂一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
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討但應
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爰然無
復異土俗謂之山魈云知人姓名則
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
免害出述異記
唐逆人張亮昔為幽州都督於岩泉
寺禮拜見一大像相好圓滿遂別供
養亮遇壽盡其堂柱遂木擊亮頭
角而不甚傷及就寺禮像像頭見有
破處手在無報記又占觀手中其像
忽然繞頭有痕迹大如綫焉時人見
之咸以為不祥之地未幾亮果以罪

被誅其孫子今見在 [illegible] 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